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三十八回 芊○無靈星沉婺女 棣華遽折月冷祇園

話說癡珠初三夜，自大營回寓，一夜無聊。天亮一會，聽得炮聲連續，知是荷生走了，也就起來。見碧桃花都已零落，憔悴得可憐。便叫林喜挪在槐蔭下，教他們天天灌溉。盥漱用點已畢，伏枕假寐。恍恍惚惚瞧見李夫人，顏色慘淡，穿著鳳冠霞帔，掖著簾子說道：「先生自愛，我先走了。」覺得一身毛髮豎起，擦開兩眼，寂無人聲。心上十分作惡，便步行到了縣前街。

李夫人方纔罷妝，迎了出來。癡珠留心瞧夫人的神氣，也還好好，自然講不出夢中的話。轉是夫人說道：「讓如許久沒有家信，這兩天實在記念他。」言下愴然。癡珠祇得將話寬解。夫人又說起娘家隔遠，沒個親眷。因勸癡珠，趕辦秋痕的事。癡珠祇是不語。

吃了早飯，便來秋心院，祇見院中靜悄悄的，步入裏間。秋痕頭也沒梳，手拿一本書，歪在一個靠枕上看。抬頭瞥見癡珠，坐起笑道：「你來麼？」就走下地來。癡珠也笑道：「荷生去了，我無聊得很。」

秋痕攜著癡珠的手道：「天下事都要翻轉來看，譬如你當初不認得荷生，他走他的路，你自然不想著他。就是我……」說到這一句，便和癡珠坐下，噎著咽喉，說不下去了。癡珠慘然。停一會，秋痕又說道：「我沒爹沒媽，孤苦伶仃一個人，又墮在火坑，死了自然是乾淨。你怎好……」說到這三字，竟哭起來。癡珠道：「怎的？」秋痕便咽道：「癡珠，癡珠！你也該曉得，梧仙是心已粉碎，腸已寸斷了！」

癡珠忍不住也掉下淚。停一會，秋痕轉抹了眼淚，問道：「你出城送荷生沒有？」癡珠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這會從家裏來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昨晚一夜沒睡。」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，及到縣前街李夫人說的話，一一述給秋痕聽。秋痕道：「李太太做人，很有福氣，何至有甚麼意外的事？你我的事，承太太一番美意，祇是我家的人，實在難說，總要我挨得一年半載的苦，教他們沒甚想頭，那時候就好商量了。」

兩人促膝談心。靠晚，吃過飯。秋痕略有意興，焚了一爐香，將琴調和，彈起《水仙操》。祇覺得指頭勾剔，怪刺刺的，與尋常不同，便說道：「怎的生疏了？」再和一會，又彈起來，沒得半闕，忽斷然一聲，宮羽兩弦一齊斷了。兩人失色，默默無言。

秋痕滿襟是淚。那鴉兒啾啾，傍著錦鞦，好似勸慰他一般。癡珠歎口氣道：「怎的就這般，件件見得不好！」秋痕伏在琴案，嗚嗚的哭。癡珠挨不住，就自走了。

一夜難過，到得四更。忽聽外面搗門甚急，禿頭認是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。癡珠趕著問：「是何事？」李升入來，站在房門外，回道：「太太夜來生產，覺得十分不好！」癡珠不待說完，便披上衣，跳下床來，一面披衣，一面趕著套車。李升提燈迎上，去了。

到得縣前街，祇見門上的人，都迎出來道：「韋老爺來了，我們太太不好得很！」癡珠趕著下車，問道：「到底怎樣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胎是已下，祇人已暈過數次。」癡珠道：「沒個親眷，怎好哩？」大家跟進大廳。

炕上一個是高大令，一個是麻大夫，和管事家人商量下藥。聽說癡珠進來，大家搶下臺階。麻大夫道：「癡珠先生來了，便有人做主。」癡珠道：「給大夫看，怎樣呢？」高大令不語。麻大夫搖頭道：「脈息已散，怕看命根……」

祇聽得上屋連聲說：「太太請韋老爺！」癡珠祇得向麻、高道：「全仗高明營救，定個神方。」踉蹌走入，掀開簾子，站在房內問道：「這會怎樣？」祇見老嫗丫鬟圍床兩旁，李夫人色如金紙，靠在兩個老嫗身上，手牽阿寶，望著癡珠厲聲道：「先生！我挨著死等你，你把阿寶手上鑰匙收起！」哎呀一聲，即便暈絕。大家趕著握住頭髮，灌下參湯，漸漸回過來。

一個大丫鬟帶著阿寶，將一包鑰匙遞給癡珠。癡珠見這光景，又見阿寶淚痕滿面，真個心如刀絞，禁不住涕下涔涔。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：「交給先生沒有？」癡珠祇得大聲道：「我已收過，太太你拿定心，不要亂。」李夫人噙著淚道：「我的心一絲不亂，祇我的爹娘都來叫我去。讓如數月沒有信息，軍營中生死不可知。我的兄弟又隔十餘天的路，苦呀！」一陣血腥，人又暈絕。

癡珠十分難受，又不便上前，沒個主意，祇得退出簾外。此時高、麻商定一方，趕著煎好，灌下。大家隨哭隨叫。

好一會，又回過來，叫道：「阿寶呢？」大家將阿寶送上，李夫人瞧一瞧。恰好阿珍、靚兒都醒了，奶嫗抱到床前，李夫人也瞧一瞧，說道：「我不管了！」又叫道：「先生呢？」癡珠急入。

此時天將發亮，燈光燭影，閃得陰沉沉的。猛聽得李夫人叫道：「讓如！讓如！」便兩目低垂，雙牙緊閉了！癡珠大慟，阿寶伏著床沿，雞鳴的哭，內外人等都嚎啕大哭起來。

一會，停靈掛孝，管事家人請癡珠議定殯殮。癡珠便領著李家幾個老僕，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嫗大丫鬟，將一切箱籠盡行粘封。差人向讓如、鶴仙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。秋痕就也來了。

到得巳末，便有各家的眷屬，前來哭臨。秋痕一身素服，陪著痛哭。好是讓如不在家，阿寶又小，卻無男客。癡珠乘空，便灑淚作書兩封，一專差到蒲關去，一專差到江南去，西刻同發。

次日初五，陰陽生揀的時辰是卯正三刻大殮，午初一刻進棺。到得三下多鐘，安了靈，秋痕便向李夫人靈前哭辭，囑咐老婦丫鬟看視阿寶。

這阿寶雖祇八歲，卻乖覺得很。見他母親已死，秋痕也要去，便拉著秋痕的衣袖大哭。大家都已收淚，見阿寶這個情狀，滿屋的人慘然，又跟著哭。秋痕更是傷心，抱著阿寶道：「我不去，你不要哭。」於是癡珠走了。

此時新月如鈞，癡珠對月獨坐。想著李夫人如許做人，竟罹此難，可見天道無知！便懶懶的進房，一夜翻來覆去。想起讓如遠別半載，荷生出師關外。客邊痛癢相關的人，目前竟無一個。回首南邊，又遍地黃巾，差不多一年不得家信。老親、弱弟、瘦妻、稚子，竟不知是何景象。想到此處，真個四大茫茫，側身無所，才名畫餅，憂患如山，不知不覺痛哭起來。

時已三更多天，累得禿頭等從睡夢中，各自驚醒，急起探視。癡珠祇得說是夢魘。

次日一早，教李福磨一盃的墨，教禿頭買得白綾，寫一副挽聯，自行帶至縣前街掛起。秋痕瞧是：

廿餘年往事如煙，記舊日師生，恍見雙鬟來問字；

二千里望夫化石，痛當前兒女，何堪兩地共招魂！看罷，又流了無數的淚。是日，癡珠便陪了一天弔客，又定下唸經開弔日期，刻起訃音，直到上燈回寓。

秋痕打發癡珠走後，正在燈下替阿寶縫鞋。忽見門上的人，領著穆升踉蹌奔入，說道：「劉姑娘，快看老爺去！龍山失守，我們八老爺殉難了！老爺接著家信，大哭一聲，暈倒在地。」秋痕這一驚，好像半天打一個霹靂！大家都也驚駭，趕著替秋痕收拾，騙開阿寶，悄悄的上車。一路淌了多少眼淚。

到得西院，早聽得癡珠號啕大哭。心印、池、蕭及禿頭等，圍著一屋。秋痕這會顧不得甚麼，拉著癡珠也哀哀的哭。

後來秋痕先住了哭，同大家把癡珠擁入裏間躺下，把癡珠勸住哭。癡珠謝了眾人，就託心印延請十六位戒僧，就汾神廟開起七晝夜經壇。

到了次日，排設停妥。西院外間，也安了靈。癡珠素服哭奠一番，便赴壇燒香。此夜月色陰沉，紙幡招展。覺得梵語淒涼，燈光黯淡，絕不似尋常魚鼓經聲。便又大慟起來。

這日就有同鄉，過來慰問。以後各營員弁通知了，也有排祭筵的，也有送聯軸的，更忙了數日。兼之縣前街也在開弔，癡珠

萬慮千愁，這十數天也疲極了。雖有秋痕、禿頭小心伺候，無奈飲食日減下來。直覺骨瘦如柴，身輕似葉。到了謝弔這一日，祇喝粥兩碗，是夜又嘔了數日血，直把兩人急得要死。

癡珠因告知秋痕，決意於三月初十帶禿頭、穆升，輕裝南去看家。秋痕忍著淚道：「這是正理，我怎敢多說？祇道路梗塞，是一節為難。再你這樣身體，怎禁得起長途跋涉？」癡珠歎口氣道：「死生有命，我做我的事罷了！」秋痕默然。癡珠接著道：「我與你總是沒緣，故此枝枝節節，生出許多變故。我如今百念俱灰，祇求歸見老母。」

秋痕撲籟籟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我原說過，禍離更甚於慘別，你有老母，怎的敢叫你不要回南？祇我的魂魄，一路附著你走吧！」癡珠道：「這也何必！自古無不散的筵席，百年豈有不折的鸞鳳？萬里一心，遙遙相照；萬古一心，久久不磨。你我就不能同生同死，也算得是個同心。」癡珠說到這一句，便咽住了。秋痕更是難忍，竟大慟起來。

這夜，癡珠於枕上得一首五古，留別秋痕。詩云：

瑤臺熟蟠桃，王母初開宴。鴉頭簇繡袍，雉尾移宮扇。祥雲朵朵來，大會神仙捲。就中拈花人，忽展春風面。小兒從隙窺，偷索手中釧。目成兩無言，雙心盟繾綣。好詞致蹇修，竟已遭神譴。妃子謫風塵，歲星亦不見。一十九年間，滄桑知幾變。氤氳使有神，會合舊釵鈿。墮落復何言，綠慘秋心院。記惜圭壁躬，一作紅顏援。所恨磨蠍宮，事變驚閃電。此別豈不傷，此會難相戀。痛如飢上刀，快若弦端箭。涕淚雙滂沱，襟上千行濺。莽莽并州城，可是閻摩殿。早知煩惱多，何如不相見！正是：

鴛鴦不獨宿，難至亦分飛；

春草江南客，扁舟一葉歸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